

戏曲剧目选

向阳路上

(豫剧)

话剧原著 傅振貽

改编 继贤

29

1965

河南省剧目工作委员会

1965年12月

目 录

向阳路上 (1)

喜 遇 (28)

时 间：夏天。

地 点：山区。

人 物：李二哥 四十余岁，生产队水利员。

李二嫂 四十余岁，其妻。

陈医生 四十余岁，医疗队医生。

小 梁 二十岁，医疗队女护士。

布 景：李二哥的家。正面壁上贴有毛主席象和五好奖状。屋中置桌凳。

正面偏左设一门，门里是房间。右边一门通厨房。左后边是院门，门外有路通往山下。

黎明之前，四面漆黑，风声呼啸，沉雷滚滚。李二哥披衣出。开门望天。

李二哥：（唱）雷声鸣，风声响，

我夜半悄悄溜下床。

开门只把天色望，

见层层乌云压山梁，

田旱苗枯难生长，

盼来了及时雨一场。

我是队里的水利员，

管了三口大堰塘，

它是俺山区人的命根子，

水足肥壮粮满仓。

对，我得去检查一下。

〔披蓑衣戴斗笠欲下，李二嫂端灯从内室出。〕

李二嫂：（唱）鸡没叫来天没亮，

你又去搞啥名堂？

修水车你鬧到三更过，
身子还没暖热床！

李二哥：（唱）你没听雨打地皮刷刷响，
我看看那三口大堰塘，
万一它要漏了水，
一碗水就是一碗粮。

李二嫂：（唱）要检查也等天放亮，

李二哥：（唱）你真是见识短来头发长！
塘里干的露了底，
正需要满满灌来满满装，
万一出了啥问题，
生产上就要打饥荒。
想想咱五好计划是咋订，
可不能红口白牙放空枪！

李二嫂：（唱）一句话说的我瞪了眼，
嘴张几张苔不上腔。

（想）好！

咱今晚走马来换将，
水利员先让我当当，
你快上床去睡觉，
我去检查那堰塘。

李二哥：（唱）妮她娘你把去年忘？
提起那事笑破肚肠！
也是你争着去看水，
失足掉进了大堰塘，
虽没跟龙王做邻居，

可差点儿没把水喝光。

李二嫂：（唱）说疯话你卖凉浆，
良心长到了脊梁上！
我去看水为了谁？
还不是为你腿上的疮！

咳！你呀！

常言讲兵来用将挡，
病来求医熬药汤，
你若上紧早点治，
怎会害到这时光？

李二哥：（唱）肉不连心不知疼，
事不关己不牵肠。
想起去年那医生，
至今还觉得透心凉。
说什么他是给看病，
不过是应景做文章。
病人的难处他不管，
只知道闭上眼睛打官腔，
让我长期在城里看，
不管你农活忙不忙。
我请他另把办法想，
他把头不郎几不郎。
说什么你想吃鱼就得把河下，
难道说让我天天跑下乡？
气得我药也没有取。
从此发恨不治疮。

李二嫂：（唱）如今来了医疗队，
问病上门情义长，
人家来了好几趟，
你为啥躲躲又藏藏？

李二哥：（唱）去年那医生对我讲，
这种病拖枝又扎秧，
一天两天可治不好，
要吃什么“素”，还要照什么“光”！

李二嫂：（唱）长疮还要忌荤腥？

李二哥：（唱）你狠筋咋扯到狗腿上？
那个“素”，是贵药，
动动就几块几角洋，
花钱也不定能治病，
我哪有恁些闲钱治这疮？

〔大雨声。〕

李二嫂：哎呀，雨越来越大了。隔壁还放有队里的化肥。谁知
漏不漏雨？

李二哥：我去看看。

李二嫂：等等，我去拿钥匙。（入内室）

李二哥：（一想，又戴起斗笠，拿起锄头走出房门）妮她娘，
我看水去了，化肥交给你啦！（下）

李二嫂：（赶出）等等！（未应，无奈）这人真是！（更大声
地）小心点你的腿！

李二哥：（内应）啊——

〔李二嫂掌灯至门口，一股风吹来，险些将灯吹灭。
她回身将灯放桌上，进内室。〕

内 声：同志，同志！

〔小梁冒雨背药箱急上。〕

小 梁：（唱）黑夜如漆雨如麻，
山高路险坡儿滑，
陈医生滚在沟底下，
村内喊人想办法。

（进院门）同志，同志！

李二嫂：（边应边上）谁？

小 梁：大嫂，我是医疗队的。

李二嫂：同志……

小 梁：大嫂，快！我们有个医生掉到山沟里了，请你寻个人帮忙找找。

李二嫂：哎呀，这怎么得了！孩子她爹刚出门看水去了。这样吧，我跟你一路去。

小 梁：你看这天黑的伸手不见掌，拿个灯吧。

李二嫂：恁大雨哪儿能点得着？你没带手电？

小 梁：带了，跟陈医生一齐滚下沟了。

李二嫂：不要紧，这路我熟。

〔李二哥内声：“慢点，这路滑的很。”〕

李二嫂：（闻声）孩子爹回来了。（奔至大门口向幕后喊）喂，快去救人，医疗队的医生掉进沟里了！

李二哥：知道了！（扶陈医生进门）慢点儿。

小 梁：（望见）陈医生！

陈医生：小梁。

李二嫂：这就是你们那个医生？

小 梁：哎，这就是陈医生。

〔众扶陈进屋。〕

李二嫂：陈医生这儿坐。

〔李二哥从房内拿出两条毛巾，一条自己擦着，递一条新的给陈医生。〕

李二哥：陈医生擦擦手脸。方才我刚出门，就看到对面山道上手电一晃一晃的，象是有人在走夜路。忽然手电不明了，接着就听见一个姑娘喊了几声，雨大风大听也听不清。我一想万一有人掉到山沟里了那还有命？就赶快跑了去，一看，原来是陈医生，就躺在沟沿上。

陈医生：要不是几棵小树挡住，那就不堪设想了！

小 梁：好险！

李二哥：那个姑娘……

小 梁：就是我。

陈医生：啊，这是我们医疗队的护士小梁同志。

李二嫂：深更半夜的，又下着大雨还赶路？

小 梁：（唱）

我和陈医生去出诊，

为抢救一个急病人，

踏月归来天色变，

风雨中迷路到您村。

李二哥：（唱）走夜路，挨雨淋，

李二嫂：（唱）全心全意为人民，

陈医生：（唱）这是俺应尽的一点责任，

难为你挺身相救一片心。

李二哥：说不上，说不上！

李二嫂：（唱）同林树，根串根，

阶级弟兄心连心，
一家人可别说两家话，
分什么你们和我们！

陈医生：说的对！

李二哥：陈医生，伤着骨头了没有？

陈医生：没有，只扭了一下筋。

〔小梁为陈医生揉脚脖，陈打了个喷嚏。〕

李二哥：（对二嫂）快把干衣服找来给医生、护士同志换换。

（嫂应）再熬两碗姜茶。

李二嫂：好！（进内屋）

陈医生：李二哥，你把斗笠给了我，你身上也全湿了，也去换身衣服吧。

李二哥：没关系，我还得去看看水。

陈医生：小心感冒受凉。

李二哥：庄稼人壮实，不怕！（向房间）你快点把衣服拿来嘛！

李二嫂：来了，来了！（抱衣上，递一套给小梁）小梁同志，你进去换吧。

小梁：（递干衣）陈医生，你先进去换。

陈医生：你先换。

小梁：去吧。

〔陈医生进内屋。〕

李二哥：化肥检查了没有？

李二嫂：这就去。

李二哥：你是咋搞的？淋湿了我可找你！

小梁：化肥在院里放吗？

李二哥：不！在隔壁房子里，怕房子漏。

小 梁：我去看看！

李二哥：不！你快换湿衣服吧。

小 梁：（拿起衣裳）我顺便就在隔壁换了。（拿电筒下）

李二哥：（称赞地）这个小梁同志！

李二嫂：（发现李二哥裹连疮的布脱散了）把你那只烂腿包包吧。

李二哥：（缠裹）唉！长这么个倒霉的疮，干啥事都碍手碍脚的！

〔陈医生换过衣服出。〕

陈医生：（唱）李二哥，

李二哥：（唱）干什么？

陈医生：（唱）你那腿是怎么着？

李二哥：没啥。

陈医生：（唱）是不是救我把腿划破？

李二嫂：不，是连疮。

（唱）已经烂了一年多。

陈医生：（唱）我看看，

〔手重了些，二哥疼，缩腿。〕

李二哥：（唱）你轻点摸。

陈医生：（唱）让我给你擦点药。

李二嫂：对，擦点吧。

李二哥：（唱）这点小病没有啥，

用不着费事动干戈。

李二嫂：（唱）你就让医生看看吧，

李二哥：（悄悄地埋怨二嫂，唱）

别在这儿瞎囉嗦！

陈医生。

我还得赶快去看水，
时间不敢再耽搁，
顺便去找王二伯，
弄点药酒你擦擦脚。

陈医生：谢谢你！

（唱）药品我自己带的有，

李二哥：不！

（唱）药酒比那有把握。

并不是卖瓜不说瓜儿苦，
卖酒不说酒味薄，
它专治背筋跌打伤，
你擦擦试试看如何？

陈医生：太麻烦你了！

李二哥：这是现成的。（下）

〔小梁上，她已换上了村姑的服装。〕

陈医生：（端详小梁）哟！小梁同志一下子就变成农村姑娘了。

小梁：象吗？

陈医生：象，象的很！

小梁：哪儿啊！只是穿了件农村姑娘的衣裳。

李二嫂：小梁同志，你穿这衣服多合身啊！

小梁：李二嫂，这是你年轻时穿的吗？

李二嫂：我年轻的时候哪有恁好的衣裳？这是我闺女的，她修水库去了。

小 梁：啊。李二嫂，隔壁房子我检查过了，就有一处漏水。

李二嫂：哎呀！（向隔壁奔去）

小 梁：化肥我已经搬开了。有梯子没有，到房上堵一堵。

陈医生：对！咱们一起去。

李二嫂：那可使得！我先找个东西把雨水接着，等天晴了再说。

〔二嫂欲下，小梁递手电，二嫂接手电下。〕

陈医生：（望二嫂颇受感动）这一家人爱水爱肥简直爱得着了迷！

小 梁：你没听人家社员们说：

（唱）有收无收在于水，
收多收少在于肥，
这本是八字宪法头俩字，
社员们怎能不着迷？！

陈医生：小梁真不简单，下来不过才个把月，就懂得那么多农业知识了。

小 梁：懂什么哟！

（唱）咱趟河才不过湿鞋底，
下雨刚刚浸地皮，
不深不透还差的远，
还需要多向老农来学习。
不但是学习庄稼活，
还要学他们的高贵品质。

陈医生：对！这次下来，对我们确是一次良好的锻炼和改造的机会。

小 梁：是的。

(唱) 下来时间虽然短，
同志们个个不比从前，
陈医生你也有大大改变，
工作上处处挑重担。
单单说今天这一晚，
就为俺树立了学习的典范，
看病回来又出诊，
人不卸甲马不离鞍。
茶没喝、气没喘，
一鼓劲儿又爬过两架山，
做完手术就回转，
淋雨跌跤毫无怨言。

陈医生：(唱) 锻好钢要经过千锤百炼，
水滴千年山石穿，
万里长征才迈步，
艰巨的改造任务还在后边。
你不要口口声声来称赞，
坏思想还需要狠狠的剋！

实说在的，我思想上还真有点埋怨情绪呢！

小 梁：真的？

陈医生：(唱) 那一跤险些儿跌下山涧，
身子却在半空悬，
呼的风声耳边响，
滚滚激流涧下翻，
又是冷来又是怕，
脚手也不敢乱动弹，

四周漆黑伸手不见，
心里头不住地怨地恨天，
恨天不该陡然变，
怨地……

小 梁：你怨地怨的啥东西？

陈医生：（唱）我怨它坑坑坎坎上上下下走着艰难！

小 梁：哈……

陈医生：（唱）雨急风大三更夜半，
李二哥舍死忘生来救援，
进门就让咱把湿衣换，
烧姜茶又与咱挡风寒，
拖着伤腿去寻药酒，
叫人心中多不安，
咱不过路上淋点雨，
就那样恨天怨地怨个没完。
看看人家想想咱，
相形之下更觉羞惭。

小 梁：是啊，所以党号召咱们深入农村，为贫下中农服务，
向贫下中农学习。

〔远处一声鸡啼。〕

小 梁：（看表，到门外探望一下天色）雨停了，我们也该走了。

陈医生：不忙，等李二哥回来了再走。

小 梁：张家坡有几个病人约好今儿早晨等咱们呢。（关心地）是不是你的脚不好走？

陈医生：我的脚问题不大，李二哥腿上的疮烂一年多了，咱得

给他看了再走。

小 梁：烂一年多了？那搞起生产多不方便哪！

陈医生：可不是。都烂成那样了，还一直坚持生产，过去我们只是在理论上知道这是一种顽固性溃疡，可就没体会到它给病人造成多大的痛苦，给他们参加生产劳动带来多大困难。

〔李二嫂上。〕

小 梁：李二嫂，李二哥的连疮烂了恁长时候，咋不进城去治治呢？

李二嫂：说没治也治了，说治了跟没治一样。

陈医生：咋回事？

李二嫂：（唱）去年进城去看病，
把人气得肚皮疼！
进门挂号先排队，
人多的拧成一股绳。
老半天挂上一个号，
候诊室外等喊名，
板凳暖热也不见影，
急得人头皮直发懵。
生产再忙也只好等，
足足等了三点钟，
只说是见了医生能治病，
谁知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

陈医生：咋回事？

李二嫂：（唱）那医生敷敷衍衍看过病，
说这疮十天半月难见轻。

起码也得两个月，
想治病最好搬进城。

小 梁：住两个月，那要耽误多少生产啊！

陈医生：也给病人加重负担嘛！

李二嫂：他要能象你们这样想就好了。

（唱）庄稼人常年没闲空，
怎能把生产一边扔？
有点小病就不劳动，
岂不要喝西北风？
且慢说进城两个月，
就住上两天也不行！

陈医生：象这样的情况医生就该多想点办法。

李二嫂：他想啥办法？！

（唱）他饱汉哪知饿汉的苦，
不长疮怎知长疮疼，
他住在城里不下乡，
心里头哪有俺贫下中农！

陈医生：是啊，不下乡就是体会不到农民兄弟的疾苦，可李二

哥就该给那个医生摆摆情况嘛！

李二嫂：讲了！

（唱）俺说是生产上丢不开，
城里又没有至亲宾朋，
想请他设法给个方便，

小 梁：他想办法了没有？

李二嫂：（唱）他张口就把门来封。

手一摆，嘴一撇，

脑袋不楞儿不楞，
说出的话儿噎死人，
从此俺再不看病进县城。

小 梁：他说的啥？

李二嫂：他说：（学那医生的口气）“那我就没办法了，未必说还让我下乡跑到你那炕沿上给你治疮”？你看这算啥话！

小 梁：这个人真成问题！

陈医生：（极力回忆）李二嫂，李二哥是啥时候进城看的病？

李二嫂：去年冬天，

陈医生：（一楞）冬天？哪个医院？

李二嫂：东门里那个大医院。

小 梁：是我们医院。

陈医生：……（不安）

李二嫂：你们也是那个医院的？你看，一个医院的医生也不一样啊！你们到山里来送医送药上门，不管大病小病，不管下雨刮风，总是想方设法把病治好。那个医生十成能有你们一成就好了！

小 梁：给李二哥看病的是个啥样的人？

〔陈医生斜了小梁一眼。〕

李二嫂：听他说是……

（唱）戴眼镜，瘦长个儿，
年纪约摸四十多，

陈医生：我说的可不是你呀！

陈医生（难堪地）啊……是……不是，不是！